「磯谷小姐，你到底想不想在这里混的啊？」

「啊，不，我……是……是想做的」

被上司一追问，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而旁边就是，一边饶有兴味地竖着耳朵听着这段对话，一边两手正在不停地为顾客做着面部按摩的同事们。

虽然知道自己做事不稳重，但还是忍不住想要咒骂一下自己的粗心大意。好在托性感的朋友的福叫学长帮自己签到，才能勉强从短大毕业。但是，为了赚够在东京的生活费，有希却偏偏选择了美容业的一家大公司来上班。

即便如此，来到这家公司的店里后你便会发现，所有东西都是粉红色、粉红色、粉红色。如果制服也是粉红的话，那么墙壁也是粉红的。装饰的花不用说也是粉红的。毛巾、浴巾等备用品也是粉红的，于是，员工的指甲也是通通是粉红色。因为追求女性的美丽是美容公司的使命，自然可知粉红色作为代表颜色是最适合不过的。然而，工作了仅仅几天后，就会理解到那些工作其实是与粉红相距甚远的灰色。

虽然有希是在研修期间作为刚刚进入公司的员工来积累工作经验的，但大家都知道有希其实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所以毫不掩饰讨厌的神情。

「磯谷小姐总是在打瞌睡」就是其中的理由。确实在为顾客做面部护理时能够响起熟睡时的呼噜声，谁都觉得恐怖。

实际上，有希并没有时间睡觉。短大第二年的暑假，趁着在函馆与前来电影取景的JACKS'N'JOKER的恩田快人相识的契机，恩田邀请了有希做他单飞计划中的主唱。从那之后，连续几天都从早到晚一直在录音。

「真的啊，你打瞌睡的习惯已经出了名了。为了确认在你研修的期间能不能成为专业的美容师，你不能不努力啊。你也想成为像我这样的人吧」

“像我这样”也就是成为干部然后拿很高的薪水吧。看着上司的脸，就好像下属们的快乐除了疯狂地采购这样无聊的事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即使在这里努力工作，这又能带给自己什么呢。

平静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终于说出了那句一直想说但没能说出来的话。

「我辞职」

「哈？」

「这种工作一点前途也没有，所以想请你让我辞职」

「啊，这样啊。不是不可以，但工作到现在的工资是不能出给你的哦。你是刚从函馆到东京来的吧？这样做好吗？」

这些话带着一种嘲笑的语气。乡下的小女孩风风火火地来到东京，一味好胜而迷失了路，就好像是这样。有希不禁忿忿不平地说

「我是因为在搞乐队，现在正在录音。终有一天我会成名的，拭目以待吧」

上司真的想说「真傻啊」，但只是嗤笑着。

「磯谷小姐真了不起啊。那么加油吧」

这么说着，拍着有希的肩膀。

勇敢地直说不干当然也好，但实际上拿不到工资十分心痛。加上突然来到他的公寓里住，总不能要他来养自己。因为他也是一边搞乐队一边做着兼职的身份。

「这下糟了」

自己种下的苦果自己尝。这是有希一贯的作风。但是，不想说谎骗自己。

想去看海。来到东京后就立刻前往的山下公园看到不到海，而且想看函馆的海。怀念那壮丽的描画着曲线的海岸线和海角的亮光。

私营铁路的电车摇摆着，到达了涩谷站。几乎已经习惯刹那间就被人群淹没。也经常挤得噗地就蹲坐在了地上。与哪里都漫无边际的函馆的天空不同，东京的天空被林立的高楼切成了锯齿状，看起来就像受了伤似的。

「加油吧」

对着东京的天空，也是对自己，无意之中这样轻声说着。